

〔美〕羅賓·庫克著 陳道梅 譯

時代文藝出版社

斯芬克斯

血案

斯芬克斯血案

〔美〕罗宾·库克 著 陈道梅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 新登字 05 号

斯芬克斯血案 SIFENKESIXIEAN

〔美〕罗宾·库克 著
陈道梅 译

责任编辑：姜淑华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6.25印张

130 000字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6 000册

定价：3.20元

内容提要

美丽可爱的埃里加·巴伦小姐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美国考古学家。古老文明的埃及令她心驰神往，可这却遭到了男友的强烈反对，她带着心灵的隐痛踏上了埃及大地。谁知来开罗的第一天，就目睹了一起可怕的谋杀事件，而同时她又有一个重大发现，职业的本能，使她不顾生命危险，穷追不舍……

举世闻名的吐坦哈蒙陵墓被盗，可却有两座与真人同样大小的金质雕像流传于世。一座价值连城的金质雕像，已令考古学家及世界各国的古董商们头晕目眩、垂涎欲滴，怎么还有一座同样的金质雕像待价而估？考古学家们兴趣盎然、欲饱眼福；埃及国家文物局总监亲往调查，想弄个水落石出；世界古董走私商人趋之若鹜、纷至沓来。古老的埃及上空阴霾密布、风雨飘摇、杀机四伏……

此书情节惊险曲折，环环相扣；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曾为美国最畅销书之一。

前 奏

赖神之子，法老塞提一世，上、下埃及之王，在他即位的第十年去世，葬在位于帝王谷的底比斯大墓地，这即是举世闻名的吐坦哈蒙墓。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1301年

埃米尼将手中的铜凿子直接打入位于他正前方的石灰石碎片之中时，顿时感到触及上了坚固的板石建筑。为了证实一下刚才的感觉，又将凿子往里敲了一下。没有疑问，他已经来到了墓室的里门。墓室里，除了安息着那位年轻的法老吐坦哈蒙的遗体，还有静放在那里的金银财宝，其数量之巨，则是为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财宝是先于这位法老51年葬入墓室中的。

汗珠从埃米尼的脸上渗出。墓道里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弯着腰，头几乎贴到了肚皮上，才勉强让他那瘦小、强健的身躯在这狭窄的墓道中行进。将那些零碎的石灰块用耙子拢集在身后，由一个叫凯梅斯的助手装入芦苇编织的大

筐中运走。埃米尼的手指终于摸到了吐坦哈蒙墓室上锁的金属门。因为这个年轻的男性国王已在此长眠了3 000多年，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寂静。

“我们已经到达里门了，”埃米尼怀着又恐惧、又激动的复杂心情道。“让艾拉曼把我的锤子拿进来。”凯梅斯嘴里嘟嘟囔囔的，兴高采烈地匍匐着身子朝墓道口爬过去。

埃米尼感觉到巨大的墓道墙壁就紧逼在他的面前。他希望这漆黑的状态早一点结束才好。他并不是盗墓贼，而是一个石匠。而眼下在这里，开凿着通往吐坦哈蒙神圣陵墓的隧道。他努力克制着头脑中的恐惧，搜索着往日的记忆，将当年他的祖父如何进行这座小小的吐坦哈蒙法老陵寝挖掘的情况展现在面前。他的祖父叫阿门内姆赫勃，把未完成的事业嘱托给了他的儿子——埃米尼的父亲，父亲又将未竟的事业交付给埃米尼。祖父和父亲勘察到的陵墓结构是十分准确的。从陵墓外面的门开始，埃米尼整整凿透了18尺，才到达眼前的陵寝里门。再往前行就是墓室的前厅。为打透横在面前的石壁，他已在此艰苦奋战了两个昼夜。看样子，马上即可大功告成了。

埃米尼的唯一打算是搬走墓室中的4座金质雕像，1座归他自己所有，另外3座分别归3个同伙。之后，将墓室及隧道重新封闭好，便扬长而去。他希望上帝能够理解他。他盗窃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埋葬他的父母，巨大的费用就要靠这座金质雕像去偿还。

凯梅斯又来到了隧道中，芦苇筐中装着木槌，手里托着一盏油灯举过头顶引路。筐中还有一把铜质的短剑，剑柄是

牛骨做成的。凯梅斯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盗贼，对黄金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

有了锤子和凿子在手，埃米尼剥落横亘在面前石墙上的石灰的工作大大地加快了。面对着眼前这座不起眼的吐坦哈蒙的陵墓，同那个洞穴式的巨大的法老塞提一世的相比，他不禁发出了一阵感慨，因为他刚刚受雇，参加了后者的盗掘工作。正因为吐坦哈蒙陵寝的不起眼，又给他的盗掘工作带来了意外的方便，因为只有在夜里才有一个更夫巡逻，而这个更夫又是嗜酒如命的酒徒。尽管事前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埃米尼仍然忧心忡忡，象发了疯似的，拼尽了全身的力气，直到石板砰地一声，倒在墓室前厅的门口，他才松了口气。

一想起即将与阴曹地府间的鬼魂作正面相遇，埃米尼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了。同他预料的相反，扑面而来的是一阵杉木和花草的芳香，于是他惶恐不安地进入了墓室。漆黑，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回头朝隧道里一看，瞥见一丝微光，犹如惨淡的月光，那是凯梅斯在摸索前来给他递油灯照明。

“我能够进来吗？”凯梅斯问，一只手高高地擎着油灯。

“暂时不要，”埃米尼答道。“回去告诉艾拉曼和阿马西斯，说我们在半个小时内就要把这条隧道重新封死。”

凯梅斯连忙摸索着寻来路走出陵墓，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

埃米尼娴熟地点燃了油灯，然后，便一下子惊呆了，双腿几乎要瘫软下去。两手不住地颤抖，弄得油灯也不停地摇

晃起来。在扑朔迷离的灯光下，他看到了一尊神像的脸部。这是安穆特，专门吞食阴间的恶鬼。当灯光在这尊神像金质的头部摇曳时，神像那修长又富于特征的躯干也暴露在他的眼前，这才意识到他看到的原来是一张寿床。除了安穆特，上面还安卧着两尊神像，一尊神像的头饰是一只乌鸦，另一尊神像的则是一头狮子。寿床的右侧是和真人大小一样的两尊雕像，都是吐坦哈蒙的，精神抖擞地守卫着墓室的入口。以前，埃米尼曾经在雕刻家的工作间里见到过类似的雕像，不过那是塞提一世的，正在雕塑之中。

在墓室前厅的门槛上，停放着一个早已干枯的花圈，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它，来到前厅后，迅速打开了两个镀金的神龛的门闩，然后将两尊金质的塑像分别从底座上搬离开去。接着又来到安穆特的寿床边，把锤子和凿子插入床底下，在通往侧室的墙壁上打出了一个洞口。根据他祖父生前探测的结果，埃米尼想要获得的另两尊金质雕像藏在一个金库里，而这个金库就在这间较小的侧室里。放下手中的锤子，他进入侧室，把油灯高擎在头顶前方。一只大箱子出现在面前，高高悬在屋顶。他知道，它就是他梦寐以求的那些财宝之所在，其中寄托着他全部的希望。墙上精工的浮雕是一个年轻貌美的皇后，正在向法老吐坦哈蒙展示一束奇异的鲜花，其中有莲花，也有草莎纸和深红的报春花，但金库的箱子盖是用某种神秘的方法反锁着的，不易打开。埃米尼放下油灯，靠过去仔细审视一下金库的盖。对于早已发生在隧道里的事情，他并没有察觉。

凯梅斯早已来到金库旁，艾拉曼紧随在他的身后，再往

后便是那个身材粗大的努比亚人阿马西斯。凯梅斯用他那发黄、蛀蚀的牙齿咬住那把牛骨柄短剑，鬼鬼祟祟地从隧道溜到墓室的前厅，艾拉曼则寸步不离地紧跟在后。他们俩停了下来，连喘气都不敢，直到阿马西斯也来到陵墓里。这三个人都是当地的农民，看着这些价值连城的财宝就在他们的眼前，一个个都睁大了一双贪婪的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这些财宝可以供他们任意提取。他们一齐扑向这些精工细做的古代财宝跟前，疯狂地撕扯着层层包裹金库的外套，然后又疯狂地刮掉家具和华丽凯旋车上的金饰。

埃米尼听到他的同伙们激动的狞笑声，感到一阵刺痛。

“住手！”他大声喊道，一把拿起放在地上的油灯，不顾一切地冲向墓室的前厅。“住手！”

这突如其来的喊叫吓得这三个盗贼一时住了手脚，而后凯梅斯捡起了那把牛骨柄短剑，埃米尼去捡他的锤子，却被凯梅斯紧紧地踩在脚下。这时，阿马西斯从埃米尼手里夺过油灯，朝他的太阳穴上打去。这个石匠应声倒在墓室的地板上。

对于何时丧失知觉，以及丧失知觉的时间有多久，他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当眼前的昏黑渐渐逝去时，他才听到一阵阵不十分清晰的声音从一道墙的裂缝处传了进来。他慢慢地抬起头，将眼睛瞄向墓室，发现那三个盗贼正洗劫那块神圣不可侵犯之地的财宝。

埃米尼的左臂由于被反剪着，压在他的身子底下，已经麻木了，但整个身上的感觉还好。他蹒跚着身子，估量着通往隧道的距离，虽然不算远，但要不弄出任何声音到达那里，则是十分困难的。这时突然，凯梅斯转过头来，随着一声咆

哮，他朝前厅里的埃米尼身边奔来。

不顾全身的疼痛，埃米尼朝隧道里滑了过去，但凯梅斯却抢先了一步，并抓住了埃米尼的一只脚。埃米尼的背朝下，使尽平生力气，用另外一只脚疯狂地朝凯梅斯踢过去，并且紧紧地勾住了他的颊骨。凯梅斯的手松了，埃米尼得以脱身，蜷曲着身子滚出了隧道。一到墓外干燥的夜空里，便马上朝通往底比斯的大路跑过去，向守卫这片古墓群的警戒所报案。

再说吐坦哈蒙陵墓这一边。那三个盗墓贼明白，必须马上离开这里。阿马西斯老练地抱住所有金质雕像的手臂，将它们拖出了墓室。凯梅斯用一件旧衣服包扎了一大堆坚硬的金戒指，因一时疏忽大意，将这一堆财宝滑落在地上。他们一个个都兴奋异常，纷纷将劫掠到的东西装入芦苇筐里。艾拉曼将油灯扔在地上，推着筐到隧道口。接着进入隧道的是凯梅斯，最后才是阿马西斯，他还在门槛处绊了一交，将一只状似荷花、由雪花石雕刻而成的酒杯摔得粉碎。一走出陵墓，他们便朝背离警戒所的南面飞奔而去。跑出了帝王谷，又往西面跑去，进入了茫茫的沙漠之中。他们逍遥自在地逃脱了惩罚，从此成为十分富有、阔绰的富翁。

埃米尼实在忍受不了严刑的折磨。墓地警戒所里的4名卫兵把他按在一张低矮的桌子上面，由另一名卫兵残酷无情地抽打他的脚底板。他受不了，抽泣起来。由于中午火焰般太阳光的灼烤，使得他越发痛苦难忍。

马亚是底比斯古墓警戒所里的卫兵班长，看到埃米尼已被折磨得就要发疯了，便挥了挥他那只指甲修得整齐的手，

示意拷打应当终止了。内尼夫塔是负责维修法老塞提一世陵寝的总设计师。马亚将目光投向了ta，但他没有作声，马亚才将身子转向埃米尼。

“石匠，再给我讲一遍，你是如何知道通往法老吐坦哈蒙陵墓的那条隧道的？”

埃米尼挣扎着，强打精神坐了起来。“我的祖父，”他结结巴巴地说，“把他的开掘计划传给了我父亲，父亲又传给了我。”他还想继续博取同情，着重指出，当看到他的同伙肆意糟踏陵墓，他便自动洗手不干了。

为确保塞提一世陵墓的安全，内尼夫塔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当看到自己的努力竟如此轻易地毁于一旦，他深感震惊。他不禁问埃米尼：“你是法老塞提一世陵墓工地上的一名石匠吗？”

埃米尼点点头。他害怕内尼夫塔。人人都害怕内尼夫塔。

“你认为我们正在修复的陵墓还能够受到盗掘吗？”

“只要没有人守卫，任何陵墓都能够受到盗掘。”

内尼夫塔脸上变得怒气冲冲。“那么，你有什么好建议能保护法老的陵墓及其财宝不受盗掘呢？”

埃米尼抬起了头。“要保护好法老的陵墓是不可能的，”他过了老半天才说出这一句话。“这些陵墓将来总是会被盗掘的。”

内尼夫塔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挥手朝埃米尼打过去。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竟敢如此大胆地亵渎神圣的法老。既然你是一个掘坟盗墓的专家能手，你的冒险为什么落

得如此惨败的下场呢？”

“我并不是掘坟盗墓的专家。如果我是的话，也就不会让我那三个贪婪的同伙参与这一次冒险了。现在，法老吐坦哈蒙陵墓中的财宝全部归他们所有了。贪婪使他们都丧失了良心和理智。”

内尼夫塔的思绪在翻腾。埃米尼的话给了他启迪。他激动地将身子转向马亚，问道：“法老吐坦哈蒙的陵寝重新封好了吗？”

“当然啦，”马亚说，“当时就封好了。”

“重新打开，”内尼夫塔说。“我想进去看一看。这个石匠的话给了我一种刺激，作为一个伟大建筑师的概念必须修正。我现在才明白，如何才能使我们的法老塞提一世的陵寝及其财宝长治久安。”

埃米尼觉得看到了生存的一线希望，但内尼夫塔面向埃米尼的时候，脸色又变得阴郁起来。“你的话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他说，“但它们并不能补偿你的罪恶行为。你将要被钉子活活钉死，你的尸体将扔给非洲鬣狗当饭吃。”

内尼夫塔转向了马亚。“今天，你为我们神圣的法老克尽了职守。”

“这一直是我热切的希望，阁下，”马亚回答。“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事情。我今天所获得的启示是宇宙间最珍贵、最值得保守的伟大机密。它将在这个世界上万世长存，乃至永远。”

1922年11月26日 吐坦哈蒙的陵墓

地点：帝王谷

激动、兴奋激励着每一个人的心。农民们正在把碎石灰一筐一筐地从通往吐坦哈蒙陵寝的墓道中清理出来，堆放在野外。他们已到达第二道门前，距离第一道门廊也就是30英尺。这座门也象其它门一样，已被封闭了3 000多年。该墓是否也象其它所有被盗窃过的陵墓一样，空空如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遗物呢？

萨瓦特·拉曼，头上包着头巾，是这帮农民的工头，从16级高的墓顶走下来。从头上一把抓下已经汗涔涔的头巾，大踏步地来到帐篷底下，因为只有这里才能提供一点荫凉，暂时躲过这帝王谷里的阳光那残酷无情的曝晒。“请通知一下你们的长官，墓道已经完全清理出来，第二道门现在已清楚地暴露出来了。”他一边说，一边轻轻地鞠了一躬。

霍华德·卡特正在喝柠檬饮料。“那可太好了，拉曼。等墓道里的尘埃落定，我们就到第二道门前查看。”

“我，那我就恭候你的大驾光临。”拉曼又鞠了一躬，退了出去。

“霍华德，你真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啊，”洛德·卡纳文说。“你只在这里图凉快，怎么会知道那道门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卡纳文向自己的女儿莱迪·伊夫琳·赫伯特使了一个眼色。“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当贝尔佐尼发现塞提一世的陵墓时，竟使用了铁质撞角。”

“我用的手段和贝尔佐尼的截然相反，”卡特说。“用他的那一套办法，得到的只能是一座空墓，唯有石棺是一个例外。”卡特说着，用眼瞟了一下附近那座正在被打开的塞提一世的陵墓。“卡纳文，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让自己过于乐观。盗墓贼往往先于我们一步，这已经不只一次了。”

卡特虽然嘴上说的充满自信，但肚子里却是一团乱麻。在他49年的生命历程中，他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兴奋、激动。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从事挖掘工作的他，至今仍一无所获。现在，用嘴轻轻呷着柠檬饮料，他尽量不去思考，也不抱任何希望。他在等待。整个世界都在等待。

异乎寻常的尘埃颗粒纷纷落在墓廊的地板上，那些农民劳工尽量保持肃静，不惊动这里的空气。第一个进入墓道的是卡特，紧跟他的是卡纳文，接着是他的女儿，最后一名是卡特的助手A·R·卡伦德，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蜡烛。那个叫萨瓦特·拉曼的工头，在递给卡特一把撬棍之后，则呆在墓道入口处等待着。

“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我们并不是进入这座陵寝的第一批人。”卡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墓室大门的左上角。“这座门肯定进去过人，然后便重新封死了那一小块地方。真是不可思议。”然后，他又在门的中央部位发现更大一片区域。“瞧，这也是重新封存的痕迹。”洛德·卡纳文弓着身子察看着王国政府的封条，图案是一只狐狼，嘴里叼着9个罪犯。封条图案的意思是，当古代的盗墓贼离去之后，是祭司们将这座墓门封死的。

“既然进来了，那好吧，”卡特冷静地说，“让我们看看这道门后面究竟有些什么。”他拿起撬棍，把它打入泥灰板中。突然间，撬棍断成两段，将卡特甩个趔趄，身子倒在石门上。燥热的空气从撬棍穿过的那个小洞口逸出，他急忙摸出火柴，点燃一支蜡烛，将烛光对着小洞口，蜡烛仍继续燃烧。这是一种对氧气是否存在的最原始的检验方法。

当卡特将蜡烛递给卡伦德，又挥起撬棍把门上的那个小洞口继续朝四周扩大时，谁也没有说话。卡特又接过蜡烛，直接放进了洞口中。而后，又将自己的脑袋伸进洞口，一双眼睛在黑暗中窥视着。

在那一瞬间，时间好象凝固不动了。当卡特调整一下眼睛时，3 000 年的历史感一下子消逝得无影无踪。通过层层黑暗，一个金质的安穆特的头像出现了，象牙做成的牙齿微露在外。其它一些身上镀金的野兽也隐约可见，摇曳的烛光将它们奇形怪状的影子投射在墓室的墙壁上。

“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卡纳文激动地问道。

“是的，空前绝后的奇观，”卡特答道。将蜡烛撤出洞口，把手电筒放了进去，把微弱的手电光直接照进墓室。仔细一看，墓室中充满了许多难以令人置信的财宝。原来那个金质的头像只是一张寿床的一个组成部分。墓室的一角堆放着华丽的战车，镀金的、镶金的全有。卡特认真查看了室内杂乱无章的状态，和书上所描绘的有条不紊的情况相反，这些宝物被随处乱放，这现象颇令他大惑不解。把手电光移向墓室的右侧，卡特发现了两尊吐坦哈蒙的雕像，大小和真人一模一样，都穿着一件金质的苏格兰男女两用短裙，手握一

根权杖和手杖。在这两尊雕像之间还有一座门封闭着。

卡特的头离开了小洞口，以便让其他的人也都能一饱眼福。象贝尔佐尼一样，他也想把这道石门炸个粉碎，但认真一想，还是冷静地宣布：今天剩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对这道封闭着的墓门进行拍照。不到明天上午，谁也不许进入这个好似墓室前厅的地方。

1922年11月27日

为打开通往墓室前厅的门锁，足足花了卡特3个小时的时间。当然，这是离不开拉曼和其他民工们的帮助。加伦德还往墓道里临时架了电线，所以，整个墓道被照得如同白昼。当最后一筐碎石灰和碎石子被清除到外面时，洛德·卡纳文和莱迪·伊芙琳也随即进入了墓道。

卡特突然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完全摆出了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用手扳直了脖子上的领结，很随便地步入了墓室的前厅。他默默地用手指了指门槛上的那个美丽精致的、莲花状的雪花石酒杯，卡纳文便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它。之后，他朝那两座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吐坦哈蒙雕像之间的门口走去。门是密封好了的，在他认真查看上面的封条时，他的心几乎要跳出来，因为他发现这座门也曾经被打开过，而后又重新封上了。

卡纳文也步入了前厅，面对摆放在他面前的这些精美绝伦、错落有致的殉葬品，不禁有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感。当他回转身来，拉一把他的女儿时，发现有一束草莎纸紧贴

在那只雪花石酒杯右侧的墙根处，而左墙根下则放着一束干枯的鲜花，好象吐坦哈蒙的葬礼刚刚在昨天举行过似的。花的旁边有一盏变黑了的油灯。莱迪·伊芙琳也跟随加伦德进来了。萨瓦特·拉曼则倚在前厅入口没有进入，因为里面再没有空间了。

“太遗憾了，墓主的寝宫也有人进去过，后来被重新封上了，”卡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面前的那道门。卡纳文、莱迪·伊芙琳以及加伦德都一齐朝这位颇有名气的考古学家走来，目光几乎同时随他的手指移动。这时，门外的萨瓦特·拉曼走了进来。

“这里只有人进来过一次，真是有意思。所以，盗墓贼没有接触到木乃伊，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我们的一点希望所在。”卡特转过身，一眼看见了拉曼。“拉曼，我可没有允许你到前厅中来呀。”

“我乞求阁下予以原谅。我原以为我可以帮你们做一点什么。”

“是的，你是可以帮我们做点事，但要你做的事情是在没有我本人亲自批准的情况下，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这座墓中。”

“是，是。遵命。”拉曼默默地从前厅里溜了出去。

“霍华德，”卡纳文说，“拉曼对我们的发掘工作入迷着魔是没有疑问的。也许你的肚量大，想得开。”

“以后，也可以让这些劳工们参观一下这个墓室嘛，”卡特说。“现在，我想要说的话刚才已经说过，那就是这具木乃伊的存在对我们是有启迪的。理由嘛，我个人认为是盗墓